

搜狐原创
yc.book.sohu.com



腾讯QQ向两亿四千万用户诚挚推荐的超人气小说
雅虎年度小说搜索第一 百度年度风云榜前十名

修订足本

三宫六院 七十二妃

石章鱼◎著

一个私生子

从人质到帝王，一统天下的成长和权谋史

多位奇女子

感天泣地的纯情和香艳史

全新大结局

盖世功臣，血色黄昏

飞

龙

卷

6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修订足本

三宫六院 七十二妃

石章鱼◎著

全新大结局

盖世功臣，血色黄昏

飞龙卷

6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宫六院七十二妃. 6/ 石章鱼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7. 8
ISBN 978-7-80195-703-0

I. 三… II. 石…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6477 号

三宫六院七十二妃(6)

作 者 石章鱼 著
责任编辑 郑闯琦
责任校对 曹 晓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东方印刷厂
开 本 720×102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20.625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95-703-0/I·375
定 价 25.00 元

《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有奖征集活动

1. 评文论书

盖世英雄，倾城佳人，权谋之术，人情世故……无论是慨叹赞颂还是满腹牢骚，只要与“三宫”有关，皆可论之！

2. 同人短篇

视角不限，挑选书中任何一个角色，翻写或虚构任何一段故事……填补遗憾，挥洒幻想，谱写属于你自己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妃》！

3. 经典言论

诗词歌赋，说英雄，论美人，话权谋，寥寥数语，抒尽胸中丘壑！

活动要求：不以字数为限，但求经典精致，要求原创，抄袭必惩。

奖品列表：“三宫六院图书”（套）

QQ公仔（实物）

10 ~ 50Q币

以上奖品任你选，数量不封顶，入选的精品多多，奖品多多！

最终将评出最优奖1~3名，给予金钱奖励，100元/千字，字数不满千字的作品按千字计。

活动详情请登陆：腾讯读书频道——幻想盟Q吧

幻想盟Q吧地址：<http://qbar.qq.com/huanxiangmeng>

腾讯读书频道拥有本次活动的最终解释权。

本次有奖征集活动将圆你一个“三宫”梦！

心动大奖等你来拿！

4. 活动时间

2007.06.25 ~ 2007.09.25

目 录

第一章	天运	1
第二章	亡灵	13
第三章	去留	23
第四章	成仁	34
第五章	后宫	45
第六章	契机	56
第七章	娇妻	67
第八章	心痛	79
第九章	大计	88
第十章	阴云	100
第十一章	破釜	110
第十二章	月落	121
第十三章	断肠	131
第十四章	临危	142
第十五章	平逆	153
第十六章	渡江	163
第十七章	尘缘	175
第十八章	迷雾	184
第十九章	巨富	195
第二十章	狭路	206
第二十一章	破军	217
第二十二章	脱困	227
第二十三章	篝火	238
第二十四章	共存	249
第二十五章	登基	259
第二十六章	惜杀	270
第二十七章	宝藏	282
第二十八章	屠城	293
第二十九章	大仇	304
第三十章	月圆	310
尾声		324



天 運

第一章·天运



走出养心殿已经是夜半时分，袁天池看到我的表情，已经明白我今晚商谈的结果定然十分满意，他和我并肩沿着宫内道路向东门走去，来到富延宫的位置，迎面猛然吹来一阵冷风，我情不自禁打了一个冷颤，只觉腹中突然疼痛了起来。

捂住小腹苦笑道：“人有三急，看来要劳烦袁先生等我一会了。”

袁天池微笑着点了点头。

我慌忙闪身冲入右侧的竹林小径，对皇宫的地形我颇为熟悉，竹林内有一间净所，可是走了两步腹中疼痛却缓解了下来，我揉了揉小腹，心中暗道：“不知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正在考虑的时候，却听到前方竹林深处隐隐传来一阵人声。

我心中大奇，深夜之中，怎么会有人在此？难道宫内有人在此偷情不成？

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我蹑手蹑脚地向声音发出的地方走去，隐约听到有人低声道：“陈嬷嬷……这件事跟我没有关系……要怪……你便怪他……”

这声音在我耳中竟然有几分熟悉，我仔细一想，这应该是宫内的小太监落寞的声音，心中越发觉得奇怪，却不知他口中的陈嬷嬷是谁？

我从竹林的缝隙中向前望去，却见落寞跪在竹林中的一小片空地上，正在点燃几片纸钱。

他低声道：“你原本活得好好的……为何要说这么多的话……你死了便死了，为何要连累我……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怀疑我，估计我也活不成了……”他生恐火光招来他人注意，每次只点燃一片纸钱，灰烬落在他面前事先挖好的一个坑中，想来是回头用浮土掩住。



落寞叹了口气道：“陈嬷嬷，你死便死了，为何要说这么多的话……不然那个秘密天下间谁人都不会知道……你害了自己便算了，为何还要将太子也连累进来……”

我内心一沉，一种莫名的恐惧占据了我的心，这件事竟然和我有关。

我压低声音道：“你所说的究竟是什么事情？”

落寞吓得身躯猛然一颤，整个人瘫倒在地上，我戴上了面具，是以他并没有认出我，哆哆嗦嗦道：“你……你究竟……是……什么人？”

我冷哼一声，揭下面具，落寞吓得更是魂飞魄散：“太……太子……殿下……”

我缓步来到他的身边，尽量放缓口气，安慰他道：“落寞，你将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我，我绝不会为难你。”

落寞吓得眼泪都流了出来，许久方才惊魂稍定，颤声道：“没……没有什么事情……”

我怒视他的双眸：“你若是不说，我马上便将你抓到父皇面前，将你今晚的作为全部告诉他。”

落寞慌忙跪倒在地上，磕头如捣蒜道：“太子殿下……千万不可……否则我们两人的性命恐怕都……”

我心中越发怀疑，低声道：“落寞，你务必将这件事告诉我，否则我不会给你任何情面。”

落寞垂泪道：“太子殿下……你……你千万要提前做好心理准备……”他擦了擦眼泪，方才道：“一月之前，陛下突然招陈嬷嬷入宫。”

“哪个陈嬷嬷？”

落寞低声道：“便是当年平贵妃入宫之时，负责为她验身的稳婆！”

我倒吸一口冷气，一抹浓重的阴云笼罩住我的内心，我一直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这才想起当初孙三分临死的时候好像提起过，他曾经私下花钱买通了为我母亲验身的稳婆，可是当时对我来说一切发生的实在太过突然，我忽略了这件事，现在这个隐患终于爆发了。

落寞道：“可是陈嬷嬷入宫之后，便不见出来，后来陛下将我召去，让我将陈嬷嬷的尸首带出去投入井中……”他回忆起过去发生的那件事，显得异常恐惧，嘴唇越发的苍白。声音再度颤抖了起来：“可是……我……我没想到陈嬷嬷竟然没有完全断气，我……我要将她投入井中的时候，她竟然醒了过来……说……说……”

“她说什么？”我的声音因为恐惧而颤抖。

落寞咬了咬下唇，鼓足勇气道：“她说……太子……是……是平贵妃和……前太子的儿子……平贵妃入宫以前便有了身孕……她……她……”

落寞在我阴冷到极点的眼神下，再也无法说下去了。

我冷笑道：“她竟然诬蔑我！”

落寞道：“她……她说……入宫之时……她手上写了两份验身的文书，其中一份至今还保存在她的手中……现在已经……已经落在了陛下的手里……”

我情不自禁打了一个冷颤，如果落寞所说的一切属实，睿德皇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世，这只老狐狸，他在我面前竟然掩饰得滴水不漏，如果不是刚才我腹痛难忍，来到竹林之中如厕，根本不会发现这个惊天的秘密，难怪他对我的态度会忽然转变，他看来是故意用左逐流来引开我的注意力，三日之后，他对付的真正目标恐怕是我！

我凝视落寞道：“陈嬷嬷已经死了？”

落寞忙不迭地点头道：“我……我按照陛下的意思，将她投在井中……”

我低声道：“很好！”内心之中杀机隐现，这件事绝不可以再传出去，否则我将面临整个皇室宗族的敌对。

落寞从我的眼神中仿佛明白了什么，骇然道：“太子……你……”

我不等他说完，双手已经狠狠扼住了他的脖颈，落寞焉能是我的对手，在我的面前根本没有任何的反击之力。双足死命在地上蹬了几下，顷刻之间已经一命呜呼。

我抱起落寞的尸首，来到竹林西首的池塘，在他怀中缚紧石块，将他推入池塘之中。

做完这一切，确信周围无人，我才沿原路返回竹林，来到刚才落寞烧纸的地方，正迎上前来找我的袁天池，

袁天池的表情并无异样，微笑道：“公子怎么去了这么许久？”

我低声道：“不知怎么了，肚子总是不舒服，看来我需要回去尽快吃药了。”

袁天池淡然笑道：“公子原需多多保重身体！”

回到农庄，独自来到我的书斋之中，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深深的恐惧感，睿德皇竟然知悉了我的身份，他究竟想干什么？难道是想利用我对付左逐流，然后趁我不备，将我拿下？我从怀中拿出那幅珍藏许久的地图，这是我父亲留给我唯一的遗物。

大康现在的版图比起他绘制这幅地图的时候要大上许多，可是我现在仍然没有完成他的心愿。我的手指沿着八国广阔的疆界游走移动着，距离成功已经越来越近，我不会让任何人阻止我前进的步伐。

睿德皇虽然知道我不是他亲生的儿子，可是以他一国之尊的身份和地位，他要顾及自己的颜面和皇室的清誉，绝不会将此事揭穿，他最可能做的就是悄无声息地对我下手，然后为我安置一项罪名，将我的太子之位剥夺。从他对左逐流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他对左逐流应该也有戒心，这次他打的是一石二鸟的如意算盘，难怪他会突然赦免兴王龙胤滔，除掉我之后，太子之位势必悬空，他八成是想重新起用兴王。

我痛苦地捏了捏眉心，对我来说现在只有一个选择，格窗忽然被风吹开，

一阵冷风潜入室内，烛火摇曳了两下，顿告熄灭，整个房间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我并没有起身去关窗，俯身趴在书案之上，竟然沉沉睡了过去，恍惚中，父亲竟然出现在我的身边，他的样貌在我的脑海中变得越来越清晰。

我静静看着他，他的双目中满是欣慰：“你终于长大了！”

“父亲！我该怎么做？”我大声说，耳边却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父亲微笑着拍了拍我的肩头，展开那幅书案上的地图，地图在我的眼前奇迹般地变大，八国的江山，山峦起伏，江河滔滔。

父亲大声道：“你忍辱负重这么多年，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有一日成为大康的帝王，成就一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旷世基业？现在机会已经来到你的眼前，你还犹豫吗？”

我激动回答道：“孩儿不会犹豫！”

父亲伸手指向康都的位置：“这座城池早已腐朽，即便是歆德皇自己，也已经无法忍受这里陈旧腐臭的味道，所以他想逃开这里，另建新宫，可是他从没有领悟到，这腐朽根本是他自己造成的！只有铲除掉他，才能让康都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我激动地点了点头。

“一位真正的帝王，又何须在乎别人想什么？当你成就万世基业，凌驾于众人之上时，所有人都在仰视你，从那样的角度，他们只会看到你的尊崇和权贵，永远看不到你身后的故事！”父亲的声音越来越小，他的身影渐渐消失在空气之中。

我大声道：“父亲！”情急之下，睁开双目，却发现室内只有我一个人在，刚才的所见只不过是我的幻觉而已，擦去冷汗，我让人将陈子苏焦信等人召到书斋。

我招呼他们坐下后，微笑道：“今日我有些疲乏，所以刚才回来歇息了一会儿，不然哪有精力和你们议事，让你们等了这么久，大家不会怪我吧？”

众人齐声笑了起来。

陈子苏深邃的双目盯住我道：“看来公子今日和歆德皇会面的结果并不理想？”

我点了点头道：“父皇很痛快便答应了我对付左逐流的要求，明日就会下旨意，针对南方三镇的驻军进行重新的分派。”

焦信半信半疑道：“这么顺利？”

我又点了点头，低声道：“父皇赦免了兴王龙胤滔，这两日他应该会返回康都。”

陈子苏皱了皱眉头道：“他在这个时候赦免龙胤滔，并让他重返京师，其中是不是还抱有什么目的不成？”

焦信问道：“歆德皇这次的病究竟是真是假？”

我据实相告道：“他的病根本就是伪装，目的是为了迷惑左逐流，也是为了

吸引我返回康都，借用我们的力量，将左逐流除去。”

陈子苏道：“陛下有没有答应将朝中大权全部交给公子？”

“他答应三日之后会宣布这件事。”

陈子苏缓缓摇了摇头道：“这件事的确让人费解，歆德皇如果真的看出左逐流的险恶用心，早日将皇权交给公子，公子以太子监国的身份对付左逐流应该更加容易，他虽然答应三日之后将大权给你，可是同时又让兴王龙胤滔返回康都，这件事不能不让人感到奇怪。”

我的身世自然不便吐露给他们，我旁敲侧击道：“我也感觉到有些不对，父皇这次会不会借用我的手来对付左逐流，然后趁我不防的时候，再出手对付我。”

陈子苏盯住我的眼睛，许久方道：“公子心中一定已经有了打算，你说出来给我们听听吧！”

我低声道：“有人告诉我，父皇想杀我！”

所有人都是一惊，车昊大声道：“他为何要这样做？他是你的亲生父亲，虎毒不食子，再说，若是除掉了公子，刚刚得到的燕国势必会发生变数，康国也会陷入混乱之中，难道他老糊涂了不成？”

我心中暗道：“我根本不是歆德皇的亲生骨肉，他现在知道了这个事实，出手对付我当然在情理之中，人一旦被仇恨蒙蔽了眼睛，任何的后果都可以忽略不计，现在的歆德皇恐怕就是这样。”

焦信道：“他既然有杀太子殿下的心思，我们绝不能坐以待毙等他下手！”

翼虎道：“不错，干脆我们几个杀入皇宫，砍下那老小子的脑袋，到时候姐夫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大康的皇帝！”

“住口！”我怒道，这混小子说话虽然有些道理，可是当着众人的面这么叫嚷起来，也让我有些难堪，毕竟在外人眼中，歆德皇是我的父亲。

陈子苏轻轻咳嗽了一声：“你们都出去，我和公子有两句话单独相谈！”

陈子苏等到众人出门之后，方才叹了一口气道：“公子心中必然有心事，你不愿说，子苏也不敢问，不过若是那歆德皇真的对你动了杀念，我们或许要面临夺宫了。”

我点了点头，陈子苏说得没错，我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

陈子苏道：“歆德皇既然想对公子下手，他三日之后必然不会将朝中大权交给你，或许他已经打定主意在那一天对你下手。”

我冷笑道：“不是或许，而是一定！”

陈子苏道：“左逐流在这个事件之中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他是和歆德皇站在同一战线还是被歆德皇列为必须除去的人物之一，现在还很难说。”

我低声道：“父皇将兴王召回康都，显然是想让兴王取代我的位置，左逐流向来都是勤王龙胤礼的忠实拥护者，从来在人前不掩饰自己的立场，兴王若是当政对他也没有任何的好处。父皇是想借我的手削弱左逐流的力量，让我的

注意力集中在他的身上，而后悄声无息地对我下手。”

陈子苏道：“不管他们的心中怎样想，公子若是想夺宫，势必要抢在歆德皇对你下手之前。时机的把握对我们来说极为重要，三日之内想策划一场颠覆大康政治的狂澜，并非是那么容易。”

我深表赞同道：“的确不是那么容易，可是我们已经没有任何的选择！”

陈子苏虽然不知道歆德皇想要对我下手的理由，可是从我郑重的口气中，已经猜测出，此事再无缓和的余地，他低声道：“我们隐藏在康都的精英武士有两千人，康都内的御林军有一万人，龙骧军有三万人。表面上看，我们发生宫变将要面对的就是四万人！”

我低声道：“两千人对四万人，的确没有太多的把握。”

陈子苏笑道：“岂止是没有太多的把握，简直连一分的把握也没有，我们的这条密道是通往王府，王府距离皇宫还有一段相当的距离，想在最短的时间内控制住歆德皇，首先必须将一万御林军解决。”

我想了想道：“赵啸扬是岳父的义子，御林军的问题应该可以解决。”

陈子苏点了点头。

我又道：“陈先生还记得上次我们利用百姓攻破炼丹房的事情吗？”

陈子苏不解道：“难道公子还想制造出一场民乱？”

我摇了摇头道：“这次不同，我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将父皇控制住，宫变的消息绝不可以透露出去。”

陈子苏提醒我道：“控制歆德皇的同时，也要将左逐流控制住，不然单单是三万龙骧军就会让我们费上一番周折。”

我想了想又道：“今晚我必须约见岳父，赵啸扬的事情我务必将其落实。”

陈子苏道：“子苏还有一个建议！”

“陈先生请讲！”

“公子现在已经据有大康的北部，燕国也落入你的掌控之中，既然歆德皇执意要害你，为何公子不趁着他仍未下手之时，返回燕国，割据自立，撇开和大康之间的关系。”

若是北胡为了安蓉之事当真发起进攻，拓跋醇照只有迂回绕过我们的疆界攻击大康，我们坐山观虎斗，倒也落得清闲，趁着两方交战之机，我们一方面可以调养生息，一方面可以稳固燕国的统治，在康国陷入战乱之时，我们可以安排大军从燕国的东部边境突入大康，到时候必然势如破竹，轻松收复大康的土地。”

我凝视陈子苏的眼眸：“陈先生以为我会接受你的这个建议吗？”

陈子苏叹了口气，沉默了下去。

我大声道：“我已经等待了太久的时间，这一次我绝不会再继续等下去！如果我只是想固守一块土地，成为一方王者，我的目的已经达到，可是……”我双目炯炯盯住陈子苏道：“先生应该知道，我龙胤空的志向是什么？当初我和

先生在秦都之时，纵论天下时势，终有一天我会将八国统一成为一个整体！现在是我最好的机会，大康的天下只差一步，就掌握在我的手中，这是我立国之根本，我不会再给任何人机会，无论是我的皇兄，还是左逐流，或者是歆德皇！这一场仗我一定要赢，无论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我一定要登上皇位！”

陈子苏道：“公子想什么时候开始夺宫呢？”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道：“越早越好！”

歆德皇以为我麻痹大意的时候，恰恰是他对我最疏于防范的时候，若是他知道我洞悉了他的奸谋，势必会提前对我下手，我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

翼王眉头紧皱，每一个人都想不透歆德皇要对我下手的理由，废掉我大康必然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歆德皇为何要拿大康的前途和未来冒险？

“陛下果然糊涂了！”翼王感叹道。

只有我清楚，现在的歆德皇非但不糊涂，反而是前所未有的清醒，我虽然也是龙氏的子孙，可是并非是他的亲生儿子，而是他的嫡孙，他缺少宽广的胸襟，必然将这件事视为奇耻大辱，以他的为人只会对我进行疯狂的报复。

父亲并没有对不起他，而是歆德皇强占了我的母亲，拆散了我的家庭，让我在孤独和仇恨中长大。

自从歆德皇封我为太子之后，我一度淡化了这种仇恨，血浓于水，他毕竟是我的祖父，若是我顺利登上帝位，也许不会对他采取极端的做法。可是当这段陈年往事被重新掀开，我对他的仇恨也随之迅速地复苏了，我要让他为之前所做的一切付出惨重的代价。

翼王道：“胤空，这件事你要考虑清楚，夺宫篡位乃是大逆不道之事，日后大康的历史上，将会写下不光彩的一页。”

我微笑道：“我只求今生无憾，日后任人评说！”

翼王的虎目之中流露出激动的光华，他重重点了点头道：“他既然对你不仁，你也无需对他尽孝，为了大康的将来，只好如此了，将你的想法说给我听听！”

我照实说道：“孩儿手上只有两千武士。”

翼王笑了起来：“两千武士想和康都的四万精兵相抗衡，天下间只有你有这么大的胆量！”

我恭敬道：“所以胤空才来求助于岳父大人。”

翼王道：“皇城内的一万御林军都是在啸扬的统领之中，啸扬私下对你推崇备至，若是我让他助你，他必然会遵照我的吩咐行事！”

我大喜道：“如果赵统领肯帮我，这件事便成功了一半。”

翼王道：“夺宫的关键不仅仅是在歆德皇身上！”

“还有左逐流！”

翼王点了点头，他低声道：“龙骧军共计三万人，这力量不可小觑，而且康都城门的防守大都掌控在左东翔党羽的手中，一旦他们接到讯息，便可由城

门迅速进入城内,对我们来说将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我淡然笑道:“这件事恐怕还要劳烦岳父。”

翼王不禁笑道:“你还有什么主意,说给我听听。”

我微笑道:“岳父大人还记得上次韩汝成将军率领水军阻挠龙骧军进入皇城的事情吗?”

翼王笑道:“你想故计重施?”

我摇了摇头道:“韩将军现在手中的水军虽然只有五千人,可是这五千人,却可以制造出相当规模的混乱,夺宫之日,他们可以制造出被人攻击的假象,到时候,我们可以假传圣旨,调龙骧军前去支援,趁着这段时间,迅速稳定皇宫的形势。”

翼王道:“好主意!可是一旦龙骧军发觉被骗,他们势必会掉头向皇城发起攻击。”

我笑道:“或许他们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

翼王微微一怔,不解道:“你说得再明白一些!”

我转身向门外喊道:“焦信!”

焦信应了一声,从门口走了进来,恭敬向翼王跪拜道:“焦信参见翼王千岁!”

翼王摆了摆手道:“太子既然让你进来想必这主意是你想出来的,赶快说给我听听。”

焦信从怀中取出一幅地图,摊开放在书案之上。

翼王眉头一动,低声道:“这好像是康都水军营寨的地图?”

焦信道:“翼王千岁看得没错,这正是康都水军营寨的地图。”他指向地图道:“我们可以事先在营寨之中设下埋伏,等到龙骧军进入营寨之后,用大火断去他们的后路,龙骧军士兵被火包围之后,势必向河岸逃去,我们可以在船上利用火箭射杀岸上的龙骧军士兵。”

翼王道:“你想将龙骧军的士兵一举歼灭?”

我点了点头道:“龙骧军中大部分都是左逐流的亲信,杀掉他们方能根除这个隐患,让左氏父子陷入孤立无助之中。”

翼王道:“五千水军对付三万龙骧军,单凭火攻和羽箭未必能够控制住局面。”

焦信道:“到时候我会率领五百名精锐武士协助水军行动,这些人全都善于使用墨氏连弩和霹雳弹,远距离的杀伤力相当强大。”

翼王欣赏地点了点头。

焦信收起地图,向我们告辞后退了出去。

“此子日后必有一番作为!”翼王看着焦信的背影由衷赞道。

我微笑道:“焦信的确很有能力,年轻一代之中,就数他最能帮我!”

翼王道:“你打算何时发动宫变?”

我平静道：“既然父皇已经有了杀我之心，夺宫之事当然是越早越好，我刚才已经让阿东和突藉分别前往燕国和绿海原报讯，一旦我们夺宫成功，从两方会抽调出部分士兵前来康都支援，以防南部三郡发生叛乱。”

翼王道：“康晋边境有七万驻军，你不可忽略了这支力量？”

我笑道：“那七万驻军原来是岳父大人的嫡系，负担平息大康民乱的重任，现在仍然和西南反军征战的不可开交，我事先已经了解过。”

翼王道：“这七万驻军乃是顾城贤负责统领，此人原来一直在我的手下做事，为人世故，做事圆滑，若是你能够顺利登上帝位，传旨升任他的官职，他势必会向你效忠。”

我叹了口气道：“远水解不了近渴，就算顾城贤现在向我效忠，从他那里率军前往康都也至少需要五日的的时间。”

翼王道：“可是我们并非要让他助你夺位，而是用他的兵力去威慑南方三镇，从他的驻军到三镇，两日足矣，如果三镇当真为了左逐流发生叛乱，顾城贤可以第一时间抵达那里。就算他的八万兵力战胜不了三镇的六万，可是至少可以延缓三镇向康都进军的速度，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准备。”

我对顾城贤并非没有了解，此人正如翼王所说的那样，为人世故，做事圆滑，让人很难琢磨透他的心思，可是在眼前的情况下，冒些风险是难免的，我唯有用足以让他心动的利益去诱惑他，方能确保他倒向我的阵营。

翼王道：“胤空，我想求你一件事情……”

我看到他欲言又止的表情，已经明白了他所要说的是什么，点了点头道：“岳父大人尽管说！”

翼王道：“这次的事情和胤滔无关，你顺利登上皇位之后，可不可以放过他？”

我点了点头道：“岳父大人放心，胤空一定不会伤害他的性命！”我这句话包含有两层含义，既没有答应翼王就此放过胤滔，也保证不会杀他，对翼王多少也算有些交待。

翼王叹了口气道：“能够让他安稳地活在这世上已经足矣，胤滔终有一日会知道天命所归……”

世上很多的事情都让人难以预测，我当夜并未返回城外农庄，就留宿在太子府中，清晨一早，袁天池主动登门造访，他脸上的表情极为凝重，显然有极为重要的事情发生。他走进房门，开门见山道：“太子殿下，皇宫负责清理池塘的宫人从池塘之中捞出一具尸首，这件事已经上奏给皇上……”

我身躯一震，眼前猛然一片黑暗，我明明将石块缚好，没想到落寞的尸身仍然浮了上来，当真是人算不如天算，这件事这么快就暴露于人前，我心中实则是懊恼到了极点。

袁天池道：“发现尸首的地方，距离昨日太子如厕之处不远……”他这句话只说了半句，下面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他心中定然认为落寞之死和我有着脱不

开的干系。

我脑海之中瞬间闪过无数个念头，可是一时之间仍旧无法做出决断。

袁天池道：“陛下已经让人彻查这件事，刚才宣我入宫询问太子昨夜离开养心殿之后的动向。”

“你怎么说？”

袁天池道：“我怎样说无关紧要，可是陛下显然并不相信我的话，他让我来请太子入宫核查这件事情。”

歆德皇知悉落寞之死，很自然地便会联想到我的身世，如果他对我产生了怀疑，这件事恐怕不妙。

车昊在门前道：“公子，大内总管多隆前来传旨！”

我内心一怔，歆德皇让袁天池来找我，是因为考虑到要对付左逐流，我的身份现在不便暴露，现在却又让多隆前来传旨，等于将我来到康都的事实大白于天下，他难道要对我下手？甚至暂缓对付左逐流，首先要将我除去也有可能。

我心情沉重地向前走出了一步，低声道：“车昊，你让他在花厅等我，我换好衣服就过去！”

袁天池叹了一口气道：“公子若是现在离开，还有机会！”

我用力咬了咬嘴唇，是去是留？一时间我无法拿定主意，落寞之死一定让歆德皇提前下定了决心，他要不惜一切代价除去我。我现在如果听从袁天池的建议离开，从地道可以安然逃离康都，可是要让我将辛苦开创的局面就这样舍弃，我心有不甘。

袁天池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果歆德皇这次决心对你下手，以公子在康都的力量很难和他抗衡。”

我淡然笑道：“袁先生以为我还有机会吗？”面对袁天池这个聪明人，很多的事情无须说得太过明了。

袁天池皱了皱眉头道：“有机会，不过……”

“不过什么？”

袁天池道：“为了一个机会，而去冒生命的危险，公子以为值得吗？”

我重重点了点头道：“我没有耐心继续等下去！”

袁天池叹了口气道：“我明白！”

我有些迷惑道：“你明白？”心中的确不知道袁天池明白些什么。

袁天池点了点头道：“昨晚袁某看到太子许久未归，前去相迎时，恰巧听到了一些不该听到的话！”

我内心一凛，双目之中流露出强烈的杀意！袁天池的这番话已经表明，他知道了我的身世。

袁天池淡然笑道：“我既然敢来，内心之中早已做好了一切的准备，我对你始终没有恶意，若是想害你，又何须等到今日。”

我默然不语。

袁天池道：“有件事我想你应该知道，我之所以来到康都帮你，是因为有人求我这样做！”

这件事也是一直萦绕在我内心的谜团：“谁让你这样做的？”

“采雪！”袁天池的答案并没有让我感到太多的惊奇，我早在以前和他的对话中便隐约猜测到了这一点。

袁天池道：“公子，答应我一件事，以后要好好地照顾采雪和轻颜两个！”

我心中微微一怔，袁天池到底和她们两个是怎样的关系？

袁天池从怀中拿出两张人皮面具，微笑道：“当日，我让采雪为我做了两件面具，没想到今日竟然派得上用场！”他将其中一张递给我道：“你不必担心，那个秘密很快便会消失于这个世上！”

他缓缓将另外一张面具戴上，我的眼前顿时出现了另外的一个自己。

袁天池缓缓走了两步，他的神态和风度将我模仿的惟妙惟肖，即便是我都有些相信眼前的这位就是我自己。

我垂头看了看手上的那张面具，不用问这一张定然是袁天池自己，他主动和我互换了身份。

袁天池微笑道：“我曾经提醒过你，不要小看歆德皇，他疑心很重，唯一能让他放松警惕的方法只有一个……”他停顿了一下，方才道：“那就是你死！”

我内心之中一阵激动，袁天池竟然愿意为我去死，这等高义让我如何回报？

我摇了摇头道：“不可以，歆德皇已经抱定杀我之心，你若是入宫，只怕凶多吉少！”

袁天池平静道：“公子并非眼光短浅之人，应该明白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道理。”

我恭恭敬敬地向他作了一揖，这才和他互换了衣袍。

袁天池拉开房门大步率先向花厅走去，一缕阳光从晨曦之中透露而出，迎接我们的将是怎样的一天？

多隆在花厅早已等得有些不耐烦，可是脸上仍然装出谦恭尊敬的模样。

看到我们进来，他慌忙向袁天池迎了上去，恭敬道：“太子殿下，陛下特地来让我传一道密旨。”

袁天池点了点头，将我的神态学了个十足，双手接过密旨展开，眉头微微皱了皱道：“父皇让我即刻入宫商量禅位之事！”这件事早就在我的预料之内，歆德皇抛出如此诱人的条件来哄骗我入宫，可谓是用心良苦。

那多隆笑眯眯道：“恭喜太子殿下，或许明日奴才就要改口叫您皇上了！”

袁天池冷冷看了一眼多隆，犀利的眼神将多隆看得不由得打了一个冷颤。

袁天池道：“你在宫中呆了这么多年，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难道还不清楚吗？”

多隆慌忙跪下，伸手在自己脸上打了两个耳光道：“奴才该死，信口雌黄，还望太子原谅！”

袁天池摆了摆手，转身向我道：“袁先生，我和多总管去宫内拜见父皇，你去不去？”

我做出恭敬的样子道：“太子殿下，陛下和你商量的是国事，我只是一个布衣，哪有资格前去！”

多隆笑道：“袁先生，陛下让我告诉你，让你跟太子一路过去，他有些话也想对你说。”

我心中暗道：“这歆德皇该不会是也想对袁天池下手吧？若是那样我们互换身份还有什么意义？”

袁天池道：“多总管请稍待，我和手下说两句话就来。”

多隆笑道：“太子尽管去说，不过还请尽量快些，我和手下在王府外恭候太子大驾。”

多隆离开以后，车昊慌忙上前道：“公子，千万不可前往皇宫！”

他分辨不出袁天池乃是假冒，这句话直接冲他所说。

我笑道“车昊！”

车昊身躯一震，此时方才知道我才是真正的太子，脸上浮现出惊喜之色。

袁天池道：“歆德皇不会害我，你就算入宫也不会有任何的危险。”

车昊道：“歆德皇阴险狡诈，焉知他不会对你下手？”

袁天池微笑道：“他梦寐以求的长生不老药还差七日方才炼成，你以为他会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吗？”

我毅然道：“车昊，你马上去找陈先生和焦信他们，立刻开始准备，初步将举事之日定在今夜。”

车昊仍然担心道：“可是你孤身一人进入宫中，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如何是好？”

“这件事我已经决定了！”时间紧迫，容不得我详细向他解释，我在最短的时间内将王府的事情安排妥当，和袁天池向王府外走去。

多隆前来王府的目的就是为了宣我入宫，我和袁天池，在五十名大内侍卫的护送下，前往皇宫。

采雪所制的面具极为精巧，加上我和袁天池的体态身形十分相仿，旁人很难从外表上看出破绽。